

济南宽厚里是原来的宽厚所街，街上有座金家大院，是清代历城县令金猷大的宅邸。这处宅邸建于宣统二年(1910)，占地1500平方米，由前后左右四个院落组成，后院为二层四合楼群，是宅邸的主体。整座建筑古朴大方，气派不凡。

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记载：“金猷大，浙江秀水(嘉兴)人，世袭云骑尉，(光绪)三十四年(1908)署任(知县)。”金猷大，字升卿，之所以世袭云骑尉，是因了其先祖金德瑛的庇荫。金德瑛乃乾隆元年(1736)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历任右庶子、太常寺卿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，官至从一品左都御史。金德瑛曾任山东学政，主管一省教育科举，做人“端正简直，无有偏党”；为官清正廉洁，体恤民瘼。《清史稿》载：“十九年，岁饥，上发帑治赈，而邹、滕诸县灾尤重。有司格於例限，不敢以请。德瑛任满还京师，入对，具言状，上特命展赈。二十一年，充江西乡试考官。使还，经徐州，时河决孙家集，微山湖暴涨，入运河，江南、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。德瑛谘访形势，入陈於上前，上嘉德瑛诚实不欺。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。”金德瑛虽为学政，却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，解山东民众于倒悬。金德瑛有千字家训传世，子孙莫不奉为圭臬。

金猷大乃其“来孙”，即五世孙，他在金德瑛所著《乡贤崇祀录》有跋语曰：“猷大幸承余荫，窃禄于时，山左固先公持节地也。教泽所存，遗风韵事，父老犹能道之，敢不自勉，以冀不负先泽云尔。光绪己亥十月来孙猷大谨跋。”他景仰先公教泽，愿以其为做官楷模。时为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十月，金猷大正在山东肥城知县任上。一个月后，震惊全国的“肥城教案”发生，金猷大随之成为漩涡中的主角人物。

清末中国，教堂林立，西方传教士与地方百姓冲突不断，发生重大教案七百多起。清廷畏惧洋人威势，一旦发生教案，地方官员则首当其冲难辞其咎。

平阴县城南关基督教堂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，骑驴从泰安返回平阴的途中，经过肥城张家店村时，路遇孟洸文、吴方城、吴经明等人，双方发生冲突，卜克斯在殴斗中丧命。

洋人被杀，乃惊天大事。面对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强烈抗议，圣上龙颜大怒。光绪皇帝一日两发上谕，责令内阁和军机大臣及山东巡抚袁世凯，“赶将凶犯如限缉获，从严惩办，以昭儆戒。”

肥城知县金猷大迅速将孟洸文、吴方城、吴经明等捕获归案。因案情重大，袁世凯批飭山东按察司督同济南府讯办。五名人犯解至省城，按察使胡景桂亲自审理，开具供折，袁世凯又“复加研鞫”，判处孟洸文、吴方城死刑；吴经明杖八十，徙二年。

【收藏济南】

□刘荣芹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泉城路上关门多年的文物店要开业了。父亲得到消息，一大早就赶去，等着开门。他用了整整一上午，仔细欣赏店里的收藏，还买了几块玉牌子。

回到家，父亲找了块布铺到桌子上，小心地把玉牌拿出来摆上，叫我一起欣赏。他说：“这几块玉都是早年用手工刻的。”我问：“从哪里看出来的？”父亲说：“你看，有的玉牌雕着制钱和蝙蝠，寓意福在眼前；有的刻着狮子和如意，寓意事事如意。这些解放后都不兴了。”

我看到一块圆形的玉佩上，刻的是个仕女，高高的发髻，颈戴项圈，长裙纹饰飘逸自如，煞是精美。我说：“这人物还是凸出来的啊。”

“这是浮雕，”父亲说，“别看边上挺薄，可这种刻法需要的玉石料要厚，你看，最高点就是玉的厚度。”他指着一块方形玉牌说，“这块是透雕，民国时期的雕工。这种刻法不用厚料，把不需要的地方刻掉就留下这个凤凰图案了。”几块玉牌摆在一起，我指着一块说：“这块最亮！”父亲笑道：“应该说最润，它还透着油性呢。”说完，他把那块透雕的方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，说：“戴金显富贵，戴玉保平安，这块给你吧。”我看到玉件下面坠着绿穗头，很是喜欢。

我问父亲：“这玉很贵吗？”他说：“今天头一天开张，所有的玉牌子都按6块钱，但是质量可不一样，必须会看，才能挑出价值高的。”我这才知道，一向不言不语的父亲有这么丰富的知识。

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旅游，在洛阳龙门



▲重新整修的金家大院。



明府城史话
 投稿邮箱：lixiazuo@163.com

金猷大与宽厚所街的金家大院

□魏敬群

在审理过程中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派上海副领事甘伯乐来济“会同审办”。甘伯乐态度蛮横，提出四项要求，其中一条是将泰安知府及肥城、平阴两知县革职，永不叙用。事关三位地方官员的仕途，袁世凯据理力争。在上呈朝廷的《教士被戕请知县金猷大等救部照章议处片》(密陈办结英教士卜克斯始末情形折)中，袁世凯提出处理意见并明确表示态度：“所请永不叙用，决难照办。”最终，泰安知府潘民表、平阴知县梁石甫免于处分。此前已被撤任的肥城知县金猷大，按降留参处。

这位触了霉头的知县金猷大，后来却依然官运亨通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，金猷大已在禹城知县任上，并因绿化有方，被称为“造林知县”。后又任寿光县、恩县县令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)，他调署历城知县，选址宽厚所街建造了这处私邸。宣统二年(1910)四月，房子建好前后，金猷大升补临清知州，离济赶赴任所。翌年六月，金猷大卸任临清知州，升任二品衔山东补用道(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级别)，又回到省城。民国元年(1912)夏，金猷大登临泰山，并在云步桥南题刻“仰止”两

几块玉牌

石窟景点，老师们看到有一堆玉件，每件10元，很喜欢又不敢买，就问我值不值。我说：“这是岫玉，产量挺大，虽然价格一样，但质量有差别，如果能从中挑出质地、雕工好的就值了。”我帮老师们认真挑选，大家都买到了满意的玉件。

回去后我拿出自己买的几件给父亲看，父亲指着一只小羊的挂件说：“这个小羊身上是白的，只有四个小蹄带色，这是巧雕，你的眼力还行啊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门里出身懂三分呀。”

我又拿出一件玉牌，说：“这一件是单独摆着卖的，我看它是绿的认为是块翠，人家要35元不还价你看值吗？”父亲接过去翻来覆去看还对着亮光照，说：“这不是翠，这是玉！”我忙问：“买贵了吗？”父亲说：“只要看着喜欢就和它有缘分，这叫玉缘。不要在乎多花少花几个钱。”

当年父亲也送给我姐姐一块从文物店买的玉牌，几年后的一天，姐姐在舜井街一家玉石店里看到一块几乎相同的玉，大小样式质地都非常相似，标价1500元。她看了不相信，揉揉眼仔细看还是，走出门怀疑没看清楚小数点又返回去再看，没错。

回家给父亲说了这件事，父亲说：“金银有价玉无价啊。这几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吃喝不愁了，就讲究生活质量了。乱世藏黄金，盛世搞收藏嘛。我那时候花6块钱觉得不便宜，现在标价1500元照样有人买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些东西还会涨价。”此后仅仅几年时间，玉价扶摇直上，证实了父亲的预见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济南，王冕无法绕开的城市

□李建设

王冕，是吴敬梓笔下《儒林外史》里的小说人物，也是宋濂笔下《王冕传》里的历史人物。很多人在看过《儒林外史》之后，都以为王冕是吴敬梓在小说中虚构的一个人物，特别是写他自幼家贫，没有进过学堂，无师自通地自学画画，终成长为一代名画家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，相当励志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。但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神奇色彩的画家，还真的就是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。

王冕，字元章，生于1287年，卒于1359年，元朝著名画家、诗人、篆刻家，浙江诸暨枫桥人。他一生爱好梅花，写梅花诗，又擅画梅。“我家洗砚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这首著名的《墨梅》诗就是王冕所作。

王冕的人格魅力正像他的诗中所写的墨梅一样，性格孤傲，蔑视权贵，不向世俗献媚，看淡功名利禄，不求显达富贵，只要清清白白做人。但正是因为他不与权贵合作的态度，使得他被迫离开家乡躲祸。

在《儒林外史》里，王冕的画作远近闻名，告老还乡的京官危素意外得到王冕的一幅画，赞赏不已，欲求一见。而知县亲自来访相邀，王冕却避而不见。后来怕知县和危素报复，只得外出避祸。

正是因为王冕的这次外出避祸，于是与济南有了交集。

吴敬梓写道：“王冕一路风餐露宿，九十里大站，七十里小站，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份，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。”

山东济南府在王冕的眼里是“人物富庶，房舍稠密”，一派鼎盛繁华的热闹景象。王冕到了济南以何立身呢？

小说中接着写道：“王冕到了此处，盘费用尽了，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，卖卜测字，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，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，倒也挤个不开。”身无分文的王冕，靠着卖些字画就能在济南立足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济南的文化氛围还是浓厚的。

在元朝，济南府的确是一座繁华的城市，那时，济南的商业、手工业都比较发达，地理位置也特别重要，元朝统治者在济南置路设府，直属大都的中书省管领，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，可见统治者对济南这座城市的重视程度。

小说中说是因躲祸路过济南，可能是吴敬梓的杜撰，在宋濂的《王冕传》里，是因为王冕屡试不中，最后放弃应试才开始壮游的，“买舟下东吴，渡大江，入淮，楚，历览名山川。”张辰在《王冕传》中也记载过他的多次出游，游历过杭州、南京等地，后来北游，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，过嘉兴、松江、镇江，到南京小住，又回到镇江，渡江到扬州，经徐州、兖州、济州直到大都(北京)。

事实上，王冕性喜游历，借以增长见识。有据可查的就有五次远游经历，每次出游都以诗记之，《竹斋集》中有大量写出游感受的文字。而王冕来没来过济南，根据他几次交游的经历，文字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济南，想必济南也是一座王冕无法绕开的城市吧，毕竟在当时的济南也算是个重要的交通要道。即使没有来过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，至少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为济南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！

个楷书大字。跋曰：“光绪己丑夏，随赠内閣学士若人先兄登顶观日出。嗣宰肥城犹时往眺，廿余年宦辄屡迁，游兴遂阻。壬子春复来，前尘怅惘。爰题并识。浙嘉升卿金猷大。”他第一次登岱顶观日出是光绪十五年(1889)，任肥城知县时，犹经常登岱，从“宦辄屡迁”“前尘怅惘”等句，可以想见他“游兴遂阻”的原因和复杂心境。金猷大虽是南方人，但他对山东居久情深，从其孙子起名“问岱”“问济”便可见一斑。

关于金猷大以后的去向，从其子金崧寿(字祝君)辑印的《浙江嘉(兴)金升卿先生七旬寿言录》一书可知，民国十五年(1926)时，年届七十的金猷大犹健在。废帝溥仪，清廷遗臣陈宝琛、袁励准、诚筮、溥伦、绍英、耆龄、宝熙、那桐、恩寿、朱汝珍、吕海寰、张人骏等，民国前总统黎元洪、曹锟，第一任总理熊希龄，军政官员张学良、徐鼎霖、齐耀琳、齐耀珊、齐耀斌、张国淦等，都纷纷题词撰联“恭祝浩封荣禄大夫(一品封典、二品顶戴)升卿公祖七秩荣庆”。黎元洪为题“驻景双修”，曹锟为题“香山杖履”。陈宝琛等自称“愚弟”，熊希龄等自称“愚晚”，张学良等自称“愚侄”。金崧寿乃乐群学会(山东大学堂高材生所结成的社团)会员，与孙松龄、周学渊、陈琪、朱钟琪、雷光宇、张志、萧应椿、吴友石、姚鹏图、崔麟台等官宦名流结交，同为大明湖畔诗人，时与其父金猷大一起在济南生活。

有人说，因为该处楼房屋脊高出北面县城隍庙，风水不好，金猷大一直未敢入住。此说似不可信。金猷大退出官场后并没有离开济南，七十寿辰时仍住在金家大院。而且，这里以后好多年都住着金猷大的后人。解放后，宅院充公，这里先后挂上了省邮电干部培训班等牌子。百年风雨，老屋破旧不堪。在城区开发中，金家大院于2013年年底修葺一新，重现富丽堂皇面貌。

进入21世纪，喜欢玉器的人越来越多，玉的价格不断上涨。特别是2008北京奥运会筹委会宣布，运动员奖牌是用和田玉制作的时候，玉价更是成倍地往上翻。父亲告诉我：“现在市面上的玉有假的了，是将玉粉加胶做出的，真假难以分辨。像成串的玉珠子，假的颜色很漂亮，色泽也顺眼，而真的玉珠总是有深浅区别。鉴别玉，要掌握玉石的特性，如果对着亮照，天然玉石在光照下有绵，根据绵絮形状就能判断出玉石的产地。”为了提高我的判断能力，父亲还送给我几块假玉，确实很漂亮。

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，88岁的父亲走完他的人生道路，离我们而去。他生前充分享受了人生的乐趣，留给我们满屋的宝贝，还有儿女们对他的思念。

一次我去威海，在一家古董店一眼就相中了一块玉件，是透雕的乾隆手书的“福”字，当时店主出价120元，我觉得挺便宜，怕是假的，反复看后，忽然想起父亲的话，就对着亮光细看，隐约可见絮状物，断定是天然的，很放心地就买下了。

回济南后，把福字玉牌拿给小弟看，他惊讶地说，那里的人不懂玉吗？我心中一喜，买着了？他笑着说，你捡漏了。他说这是和田玉，虽然不是上乘的，但也值千元左右。你把这个“福”字戴在身上吧，天天有福气。

我盯着这块玉，忽然想到了父亲，这福气不正是他老人家给我们带来的吗？想到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，再也得不到他的精心指点，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。